

鐘擺式的教育改革

討論人：王麗雲
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系助理教授

全球化？普同化？齊一化？

在全球化的趨勢中，隨著科技、溝通方法、交通工具的進步，各種教育改革的訊息也很容易地傳到世界上的許多角落，地球村一詞成為事實，使得我們對於教育上的問題漸漸產生共識，對自身的教育現況，也因為有了比較的對象，不但關心自己做得怎麼樣，也關心和別人比起來，自己少了什麼？

這種全球化的趨勢基本上是好的，資訊較以前為流通，地球村中的居民可以很快知道其他地方發生的情況，不但可以學習別人成功的經驗，也可以由別人失敗的經驗中學習，獲取教訓。不過如果關心的焦點只是「現在流行什麼？」而不是「這種東西為什麼會流行？」或是「怎麼這東西現在不流行了？」或是「這東西流行了對我們會有那些影響？」那麼教育改革在全球化的趨勢之下，恐怕只是流行風的伸展台，不能對教育的進步產生實質的幫助。

為什麼除了要問「現在流行什麼？」之外，還要問「這種東西為什麼流行或不流行？」，「這東西流行對我們會有那些影響？」，主要的理由有三。首先，世界上雖然已經像是一個地球村了，但各地方的差異仍大，歷史、物質、文化等因素，使得同樣一個改革，並不見得能夠適用於每一個地區，也未必是各地改革的最主要議題。其次，資訊的快速流通，固然使得新知的傳播加快，更能掌握改革的趨勢，但是面對資料的選擇時，往往因為人的價值觀、喜好、甚或偏見等因素，導致我們對於資訊的選取，會是有條件的注意，也就是會刻意或不由自覺的忽略了某一些因素，只注意到部份的資訊，例如當年推行不帶書包回家或書包減重，最常引的例子之一就是美國的小學生不用帶書包回家，事實上美國的小學歧異性大，有些不帶書包回家的學校，是因為學校的課本不足，所以學生不能將書帶回家，所以也不需要書包，一些較傳統或是升學導向的學校，仍然須要把課本或教材帶回家，只不過普遍來說書包像臺灣以前學生書包的重，如果要以課本的厚度來說，某些美國學生用的課本或教材，恐怕要比我們厚上很多倍，因為我們對於自身問題(書包過重)的不滿，所以在引用國外例子時，往往只說明部份的事實，這種選擇性的注意與詮釋只有靠對改革內涵更深入的探討，才能得到較平及衡全面性的看法，也才能真正由他的經驗中學到教訓。第三，不論是教育行政人員或是更高層的教育決策者，面臨

政績的壓力，總是要求表現，「現在流行什麼？」可能反而比「我們的教育需要什麼？」來得重要，不能趕上流行，可能被視為落伍而鄙棄，忘了問「改了真的比不改好嗎？」「有沒有另外一種途徑可走？」這種機構的同質化現象，在全球化的風潮中將會更明顯。

教育改革像鐘擺？

教育改革不全是像鐘擺，我們也有信心宣稱，在某些方面教育是有長足的進步，我們也絕不會再走回頭路。不過對於部份的教育改革，基層的教師與學校常常有負面的聲音，有些認為「教育改革像月亮」，讓人無所適從，疲於奔命，有些則以不變應萬變，根據他們的經驗法則，鐘擺必然會回到原點，再擺向另外一極，如果這個譬喻正確，留在原點變成爲最好的對應方式，教育改革爲何會像鐘擺呢？

如果由教育政策制定和教育政治學的觀點來看，這種擺盪其實是其來有自，不得不然的。教育的場域原本就是充塞著多種價值的考量，而且這些價值之間往往彼此衝突，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，必須有所取捨，孰取孰捨，就往往是受到價值的引導。例如在教育上究竟應該追求品質與卓越，還是應該追求效率？要追求均等，還是要尊重每一個人的選擇權，「品質、均等、效率、選擇」這四項價值也就一直左右著教育改革擺動的方向。如果某一項價值被推到極限，嚴重地忽略了另一項價值的存在，必然會有失衡進而產生反制的現象。再加上社會的變遷與教育人事的變遷，往往使得昨是今非，教育改革也就在這一種循環擺盪的情況下進行，以不同的形貌化身，引領著教育進行的重心與方向。由此觀之，鐘擺式的教育改革恐怕才是教育改革的常態，而非病態。問題是教育改革要「擺盪多大？」「什麼時候擺盪？」「可以由歷次教育改革中學到什麼教訓？」

教育改革的依據

全球化的改革趨勢是不是我們的趨勢？探討全球化教育改革趨勢，代表教育人員希望能由全球性的教育風潮中，找到穩定性，找到一條「對」的路，好走下去，問題是在全球化的風潮中，「共同的流行趨勢」未必最符合我們教育當下的需求，或者可以在本土產生同樣的改革效果，也未必代表是「對」的路。如果這幾年到美國去，或者接觸英國的教育改革，會有時空錯置的感覺，覺得現在發生在美國的教育改革方向，好像是臺灣過去教育實施所走的路，例如美國加州現在要求舉行全州會考，以瞭解學生的學習情況，上一次到美國參觀，去看他們書局的時候，也發現一本厚厚的書，是給家長看的，列有加州各級學校的排名，各校優劣立現，有些州也要求學生必須要通過畢業能力考試後才能得到畢業證書，「全球化的趨勢」似乎有東西方輪替的趨勢，東方在走西方走過的路，而西方則走東方走過的路。

我們不能拒絕瞭解全球的教育改革趨勢，因為由其中我們可以看到自己教育有缺陷的地方，也能由別人的經驗得到一些靈感，來解決自己的問題，更何況全世界氣息互通，很少有那一些問題是單一國家的問題或挑戰，瞭解全球化的趨勢確有必要，不過我們卻須小心改革是爲何而改？要達成那一些目的？如果改革只是讓我們有不同的措施，卻不能促進教育的進步，改革就成了多此一舉。扼要來說，面對教育改革的浪潮，作爲教育人員必須要思考改革是爲何而改？是否會促進教育的進

步？是否真的可行？

教育上的改革如果與達成教育目的無關，這種改革以教育的觀點來評論是無效的，至於有效無效，可以由改革的說帖上(方案理論)來檢核，更可以由改革方案的實施結果上來檢核，教育上的民粹主義是否真的能夠促進教育的進步？促成那一方面的教育進步？學校本位經營究竟把教育帶到那一種境界？帶往那一個方向？多元入學方案讓那一方面的教育價值得到彰顯？如果對這些問題毫不關心，就等於是為改革而改革，不關心終點在那裏，只知道要不一樣。國內目前的改革，對於這方面的關心還是不夠，忽略了這個部份，我們是很難由過去的擺盪中學到經驗的。

可行性的問題，也是教育政策制定者必須要面對的問題，提出來的改革方案如果不可行或容易變質走樣，教育政策制定者是不應該以這是實施層次的問題來推卸自己的責任。

結語

教育改革像鐘擺或像月亮都沒有關係，教育改革有沒有與全球化的趨勢同步也未必是問題，問題是我們是否真的瞭解改革的目的，也有相當程度的證據讓我們相信改革會讓教育更好，亦能確定改革的措施確實能夠落實，否則鐘擺式的改革的確會令教育實務人員疲倦。

有壞念頭也不完全是壞事，如果完全沒有惡念頭出現，就不會知道什麼叫做善；發現自己有壞念頭，可以把它轉換成一種著力點，成為修正自己的一個轉機，這就是善了

(聖嚴法師-----引自法鼓山智慧隨身書，佛法與e世代)